

太清金液神丹經

經名：太清金液神丹經。原題張道陵、陰長生、抱朴子等撰述。約出於東晉南期。官外丹黃白術，兼涉行氣守一。三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眾術類。

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

正一天師張道陵序

夫玄虛之號，既不知其名，而字之曰道。道之為言，猶覺悟也。有一夕之寢者，則有一旦之覺矣。且論大夢，然後有大寤。覺夢之極，其可略言乎。

戀生謂之弱喪，欣死謂之樂無。樂無所樂，有不足有。有戀則甚惑，樂無亦未達，達觀兼忘，同歸於玄。既曰兼忘，又忘其所忘，心智泯於有無，神精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凝於重玄，此窮理盡性者之所體也。

猶陶澁之士，潛為不疾之塗，寂然以應萬感之求，散邇以乘幽明之徹，故不可成之於一象，徵之於一名也。皇王之號，已不一矣。道與堯孔，奚所疑哉。直教有內外，故理有深淺耳。求之形骸，則有鱗身四乳，重瞳彩眉之伐異。縉雲生而能言，坐朝百靈，享國征，則乘雲氣而驅虎豹，厭世昇遐，御飛龍而落六合。顧視赤縣之內，讓俯仰之事，擾擾乎，不猶嬰兒戲於一爭則林物位庭哉。復有懸枕空同之上無慮之客，順風而從之，相與談乎，營神之道，此大經世治亂之言，則有精粗。賓賓之問，髻罪其戶牖，未究其房奧矣。若夫神化之趣，要妙之言，無理之至理，不然之大然，已備載於玄宗，非一毫之所宣也。

老君者，亦復暢其玄虛，紀其道者也。其神德之狀，感興所由。所以制經設教，紀載異聞，彌綸道俗，剖判三極，先大明逆順，然後蕩以兼忘。盛稱有德，然統之以無。待利用出入，早生莫見其端。百姓日用常善，不知所由。此其所權，見於清明，而為萬物津梁者也。其道經焉，其德經焉，推宗明本，窮玄極妙，總眾枝以真根，攝萬條於一要，緬然而不絕矣。光而不耀，既洞明於至道，又俯弘於世教。其為辭也。深而不淡，遠而可味，磊落高宗，恢廓宏致，偉寂觀三一之樂，標鏡營六九之，閉氣長息，以爭三辰之年。胎養五，以要靈真之致。玲若惠風之叩瓊，煥若辰景之曄寶肆。其叙事也，廣大悉備，曲成無遺。初若森聳，終則希夷。陶群象於玄鑪，領萬殊於一歸。其取類也，辯而不枝，博而不雜，若微而顯，若乖而合，恢詭喪奇於大方，幽隔忘異而自納。大哉妙唱，可謂神矣。言理之極，弗可尚也。

至於金丹之功，玄神洞高，冥體幽變，龍化靈二昭一。其哈枯絕者反生，抱生氣者年遼，登景漢以稜邁，遊雲嶺以逍遙，至乃面身玉光，生育奇毛，吐水漱火，無翮而飛，分形萬變，恣意所為。塞江川不以覆健，破山梁不煩斧斤，叱叱則雲雨翳冥，指麾則叢林可移，其神難紀，其妙叵遺，大哉靈要

，不可具述。道陵後生不達，未接高會，漂浪無涯，遂迄千載，神師秉植，極我險津，越自困蒙，仰閱玄路坦然，無關而不可開。非不可開，弗能開矣。諸弟子密視玄根，攬枝其槍鑰焉。

弟子趙昇、王長，乃顧景撫心，慨愧交集，靈鑒罔極，乃邁淵人玄朗。內鏡卓然，先拔鑽研所通。殆則上聖之奧，側聞其義，輒傍以為解。復變其管閥志諸所見。標較高旨，而斟酌之為注焉。

敘云：先大明逆順，然後蕩以兼忘者，為人攝生耳。違生則逆，養生則順。得順者則不安其逆，得逆者則不詳其順，是謂死生之途理異，得一之限，兼忘之忘，各忘其所忘，猶井魚不樂為海鱗，林獸不願為牛馬，各受生而別，天稟異自隔也。

敘云：盛稱有德，然後統以無待者，是老君行氣導引，噓吸太和之液也。盛稱吸必得氣，統虛微而吐納，津塗滑利，無待無害，出玄入玄，呼吸無間，具有身神，不使去人也。

敘云：利用出入群生，莫見其端，百姓日用常善，不知所由，此其權見於清明，而為萬物津梁也。夫利用者神氣也。神氣日為尸骸之用，而群生莫識神氣之端。神氣日為四體之用，而愚俗不知須神氣而生。人不可須臾無氣，而不可俯仰失神。失神則五藏潰壞，失氣則巔蹙而亡。尸得氣則生，骸得氣則全。氣之與神，相隨而行。神之與氣，常相宗為強。神去則氣亡，氣逝則身喪。百姓皆知畏死而樂生，而不知生活之功在於神氣。是以數凶其心，而犯其氣，屢淫其神，而凋其命，不愛其靜，而不守其真者，固不免於廷殘。既莫期年壽，更為權見於清明。清明者、，日月之光也。既權睹日月而長流，而莫不生禍跡於萬物。萬物微其有得失之咎，而後生必有津梁之閔。其禍必兆，其對互生。明人不可以不惜精守氣，以要久延之視。和愛育物，以為枝葉之福矣。

敘云：偉寂觀三一之樂，標鏡營六九之位。閉虛長息，以爭三辰之年。胎養五物，以要靈真之致。夫三一者，腦心臍三處也。上一泥丸君在頭中，中一絳官君在心中，下一丹田君在臍中，存之則偉燦於三府，忽之則幽寂於一身，好生者存之為樂，亡身者廢之為歡，是故偉燦寂觀三一之樂矣。按仙經云：子欲長生，三一當明。道正在於此。從夜半至日中為生氣，日中至夜半為死氣。常以生氣時正偃臥，冥目，握固，閉氣息於心中，數至二百，乃口吐之，日日增數。如此身神具，五藏安，能閉氣數至二百五十，即絳宮神守，泥丸常滿，丹田充盛。數至三百，華蓋明，耳目聰，舉身無病，邪氣不復干，玉女來為使，令長生無極也，標鏡營六九之位也。六謂吐納御於六氣，九者九丹之品號。太真王夫人已具記之焉。

老君云：從朝至暮，常習不息，即長生也。凡行氣法者，內氣有一，吐氣

有六也。云內氣一者，謂吸也。吐氣者，謂吹呵嘻陶噓咽，皆出氣也。凡人。之息，一呼一吸。夫欲為長，息宜長一也。息氣之法，時寒可吹，時溫可呼，一吹以去寒，呵以去熱，嘻以去病，又以一去風，陶以去煩，又以下氣，噓以散滯，咽以解極。凡人極者，則多噓咽。道一家行氣不欲噓咽，噓咽者長息之忘。能適六氣，位為天仙。營自然神氣者，謂標抱九丹之位也，謂之鏡。鏡標在於丹經氣存，年命遐而不墜矣。

敘云：閉噓長息，以爭三辰之年者，此言皆行氣也。夫行氣之法，先安其身，去諸忿怒，寫諸愁憂、而和其氣，不與意爭。若不和且止。須體和乃為之，常守勿倦。氣至則形安，形安則和息，和息則清氣來至，清氣來至則自覺長息，形熱則虛口閉中而自甘香，滋液既多，五藏長存，長存則壽與天地三光比年矣。胎養五物，以要靈真之致者，又是胎食導養也。胎食之法，平旦漱口中之水而嚥，取飽而已，亦長生也。既飽而生，則五藏自靈，靈真之致，意在於此。仙經曰：玉池清水灌靈根。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子能修之可長存。掖為清水美且鮮。也。口為玉池太和官，所謂飲食自然者夫養生者，唯氣與丹。經叔婉妙幽而難論。昔聞師教，今述之焉。至於空同之辭叔，明道德玄真、且已陳之於既往，非須用之要，言固不煩，復一二注別其事，而勞費兼宣也，將來有道其營之矣。

治六一泥，用五月五日，七月七日，九月九日，至佳。

發丹火良日，甲申、乙巳、乙卯。凡作丹忌日，春戊辰，己巳，夏丁巳、戊申、壬辰、己未，秋戊戌、辛亥、庚子，冬戊寅、壬戌、己卯、癸酉，及月殺、反支干、孟仲季，月收閉丙戌、丁亥、壬戌、癸亥、辛巳，月建諸晦朔，上朔八魁往亡日，皆凶不成。市丹神藥，當於德地坐立，勿爭貴賤，當以收執日。以子丑日沐浴，先齋潔七日，乃市真物神丹，成以羅繡囊，或金筒盛之。合神藥時，始當用甲子開除日，先齋三七日，乃為之合藥，不過二人至三人，務當加精，勿入喪汙家。欲飛藥時，勿令愚人婦女小兒及喪汙人見也，及疾妒多口之人。若不信道，勿使聞知見之，使藥不成，精神飛去。欲得在山林石室、幽靜避隱無人之地，不欲聞犬吠人聲。又忌見死傷人血，慎之。既神藥常當獨居一室中，神仙玉女、侍官來往、必敬之。神丹常帶肘後，唯每修身，謹戒為上。

合藥時當用甲子，得開除日益佳。常燒香齋三七日，初齋一。七日，竟夜時當在。欲安釜間作壇，祭太一高上真神，用清酒二斛，黃梁米、白粳米三斛，各取二斗炊之，大乾棗二斗，梨三斗，鹽豉各五斗，香十斤，甘橘諸餅果甚善，北方無甘橘不得者止也。掙席四枚，以施祭。潔盤九枚，杯子八十一枚，無杯者大形甌子亦可用。用訖，通燒席及盤也。祭如祭天地神祇，蹲杓自副

，羅列諸物，著安著合丹諸藥葷耳。

主人新浣淨衣，束帶，用香火九鑪，令姻交合，九盤各安一香火也。自稱下土大道民某甲九再拜再拜，輒自稱如初，合十八拜也。畢請神，令聲聞十步之間，立日請九天真王、三天真皇、高皇太上君、高皇君、太上君、太帝君、九天三老君，三天三老君、太上真人、太上地真、靈真玉女、九氣丈人、九老仙都君、太清仙王、天真太一君、地真太一君、都官太一君、中官太一君、仙太一君、地仙太一君、太一玉童、一玉女、黃羅紫明二郎、黃羅紫明二夫人、華蓋火光使君、九光丈人、丹朱祖宗南上之精君。並閉天門，乘雲輦下臨某甲座席，某甲九拜，九叩頭，九自搏，長跪。乃更下聲徐徐曰：以今某年歲月日，某郡縣鄉里號姓名字年若干，謹上請九天三天高上聖神於某山。

又小徐徐良久曰：某實不知天地始有以來，不知某始祖姓生根本，又不知出何姓之後，不知生出禽獸泉魚飛走之類，不知胡羌夷狄本鮮卑閑狄，亦不知某出何面而生，不知南八蠻西六戎北五狄東九夷，不知從何方面出互相習生傳相養，而殃罪無數，謫罰無竟，至令七世七祖父母為罪，五祖三曾為罪，及祖父母父母為罪，乘先世無數之殃。或謫在地獄，負撻山石，赴諸河伯，天地水三官治銅拔舌，校諸滄流，考負魂魄，啗棘燒頭，鐵礪其背，生死之過，謫罰罪殃，犯咎萬端。

乞願九天三天高皇太一諸君丈，為某除七世以來所犯殃謫，乞得解。下及某身歷劫以來，無狀之罪，萬死之罪，萬死之過，一切原除。乞見太平，得睹真聖之主。分別求哀，因起九叩頭，九自搏。訖重上酒，又跪曰：某少好長生，希慕靈仙，昔受先師某甲金液之方，今按良年吉月令時作合，未敢專，輒謹先施呈。

伏願太上老君、太和君、天明神仙、玄女素女、青腰玉女，下共成之。諸太一君、諸太一玉女，臨監共視黃紫蓋之下。伏乞藥無縱無橫，無飛無颺。便隨手變化，黃白悉成，飛騰紫宮，命長億千，位為真人，和合神氣華精、玄黃分天之氣，太一身為扶將，玉女常為侍傍，諸君丈人削某死罪之錄，度著命問。

又起九拜，九叩頭，九自搏，又上酒益香。良久，又跪曰：今在某山穴之中，合作神丹，願得役使鬼神，驅御虎豹，乘駕虹龍，山精萬邪，皆見敬畏，受其節度，盡見防護。令其所向摩滅，金石為開。并乞符五嶽名山神君真人，通見防衛。令某分形展轉，長生久視。

又禮九拜，九叩頭，九自搏，所陳訖，其餘復宜所陳，道私陰之罪，求乞哀宥乞除者，隨意可否也。既言畢所，可小下蹲酒及好香果輩，自賜於真王之前，飲酒，皆九拜也。先謹請時，使合丹一二人，避祭所隱處三十步許，皆令

蠟封其耳也。若弟子與師合丹，當對服者，亦令避之，兼不塞耳也。夫合丹自各受方，別作異祭，初不合同也。既某甲所言，及飲食之須，乃命一二人來受福。受福訖，良久復遣使還住處，乃當送神也。

若有佩五嶽真形圖者，別立一座著下面，并祭之，但口請之，不用文，無者止。又以所佩著祭席上。又先日亦當存五嶽衛神，令各攝劫地靈，掃灑山川，不得有乳虎產獸污穢之蟲，百邪之物，在今郊境。以待天真也。以所佩帶圖定意祝之，又呼一二人來受福，開其人耳，受福還去，亦勿又塞之。祭都訖，送神隱向欲曉也。更加初請時，但事事益言，枉屈某神真人。畢，又再九拜，九叩頭，自搏也。其夕祭時，必有光景，山震之聲，雲雷之音，及玄雲四合，或大霧彌林，是天地之靈降於大祭也，亦無不爾者。

然既已吉日齋合神丹，宜索大巖室足容部分處。若無巖室，及可於四山之內，叢林之中，無人邇處，作屋長四五丈，密障蔽施籬落，令峻避天雨，皆施祭於屋下。若發火之後遇雨者，可頂作行屋障蔽之，令易拆雨輒施之。年中自有多水雨之年，山高林深，又常餘雲，自少功力不辦立雨屋，便都止於住巖屋下，亦好乃便，亦無視天之憂也。又欲得近水處，無水則難為汲撻。若常近山洞之所，祭神及鍊丹處，常令本家子弟，廣羅撫宣，喻彼山有行者，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勿得近所止，乃良。臨用乃取壇內所須之物，此等預將入山居也。是齋七日，便各取其所須之物著壇中，以絳九尺覆著壇上。燒香再拜，向壇時加子初施祭，乃用其物，以絳安祭席後座處，其日主人助共辦，自取名香而上之，祭食不得分佗，人唯同齋合丹者，可共以為挾糧祭果獻，生熟多少，施安斟酌，唯隨人意裁量取潔而已。若弟子共作丹，則撰合祭，至於座席杯盤，俱是同耳。

六一泥可共，當大作土釜，凡十斤丹砂，五斤雄黃，五斤雌黃，為一劑也。土釜中可容百斤合共，則人數如先不過三人，其祭饌必多。多撰又不消泄，可作乾糧與人，須丹成以出，令家中子弟輩齋三日，乃將食之也。泄者不須以出祭，明日日一又須齋。甲申日發火於釜下，弟子共合，則宜各齋。各齋中或宜出取祭物，還當解淹更浴，乃止其奴，使非合者，雖不、令同齋，亦宜禁忌出入。當得溫吉良謹之人，還俱解淹矣。若無真形官屬，祭日則使符錄中神人吏兵，驅卻乳虎穢獸之輩。無錄使六甲直符，隨先所領部也，常心使存之。歌曰：

金液丹華是天經，泰清神仙諒分明。當立精誠乃可營，玩之不休必長生。
六一合和相須成，黃金鮮光入華池。名曰金液生羽衣，千變萬化無不宜。
雲華龍膏有八威，卻辟眾精與魑魍。津入朱兒乃騰飛，所有奉祠丑未衰。
受我神言宜見迎，九老九黑相扶持。千年之烏水人亡，用汝求生又所禳。

太上景電必來降，玄氣徘徊為我用。委帛檐檐相譴捲，使汝畫一金玉斷。弗尊強趣命必隕，神言之教勿笑弄。受經佩身焉可放，乘雲豁豁常如夢。雄雌之黃養三官，泥丸真人自溢充。絳府赤子駕玄龍，丹田君侯常豐隆。三神並悅身不窮，勿使霜華得上通。鬱勃九色在釜中，玄黃流精隱幽林。和合陰陽可飛沈，飛則九天沈蕪深。丹華黃輕必成金，水銀鉛錫謂楚皇。河上姥女御神龍，流珠之英能延年。華蓋神水乃億千，雲液踴躍成雪霜。抱而束拜存真王，陵為山稱陽為丹。子含午精明斑漣，是用月氣日中官。明朗燭夜永長安，天地爭期遂盤桓。傳汝親我無禍患，不相營濟殃乃延。冥都書罪自相言，生死父母何其冤。為子禍上考不全，祭書置廢千明宣。玄水玉液朱鳥見，終日用之故不遍。山林石室身自鍊，反汝白髮童子嚙。太和自然不知老，天鼓叩鳴響懷抱。天中之山似頭腦，玉酒競流可大飽。但用抱焉仍壽老，千年一劑謂究竟。丹文玉盛務從敬，見我外旨已除病。何況神經不延命，禍入泄門福入密。科有天禁不可抑，華精菴藹化仙人。連城大壁逾更堅，長生由是不用牽。子將不信命九淵，祕思要之飛青天。

此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文，本上古書，不可解，陰君作漢字顯出之，合有五百四字。

作六一泥法：礬石，戎鹽，鹵醢，礬石，四物分等，燒之二十日止。復取左顧牡蠣、赤石脂、滑石，凡七物分等，視土釜大小自在令足，以泥土釜耳，合治萬杵。訖置鐵器中，猛下火九日九夜，藥正赤，復治萬杵，下細篩，和以醇醢苦酒，令如泥，名曰六一泥。取兩赤土釜，隨人作多少，定其釜大小，以六一泥塗兩土釜表裏，皆令厚三分，日中曝之十日，期令乾燥。復取水銀九斤，鉛一斤，置土釜中，猛其火，從旦至日下哺，水銀鉛精俱出如黃金，名曰玄黃，一名飛輕，一名飛流。取好胡粉，鐵器中火熬之如金色，與玄黃等分，和以左味，治萬杵令如泥。復更以塗中上下兩釜內外，各令厚三分，曝之十日期乾，無令燥拆，輒以泥隨手護之。取越丹砂十斤，雄黃五斤，雌黃五斤，合治下篩作之，隨人多少，下可五斤，上可百斤，納土釜中，以六一泥密塗其際，令厚一分，曝之十日。又檣白瓦屑下細篩，又以苦酒、雄黃、牡蠣一斤，合檣二萬杵，令如泥。更泥固濟上，令厚三分，曝之十日，又燥入火便拆，拆半髮者，神精去飛。若有細拆，更以六一泥塗之。密視之。先以釜置鐵鑊上，令安，便以馬疾燒釜四邊去五寸，然之九日九夜。無馬展，稻米糠可用。又以火附九日九夜，當釜下九日九夜。又以火擁釜半腹，九日九夜。凡三十六日，藥成也。寒之一日，發視丹砂當飛著上釜，如奔月墜星，雲繡九色，霜流偉燦。又如凝霜積雪，劍芒翠光，玄華八暢，羅光紛紜，其氣似紫華之見太陽，其色似青天之映景雲，重樓腕艇，英彩繁宛。乃取三年赤雄鸚羽掃取之，名

曰金液之華。若不成者，更燒如前法。又三十六日，合七十二日，無理不成也。要節通火令以時，不可玲熱不均，則三十六日而成，不復重燒之也。釜坼則無神，服之無益。泥之小令出三分，乃佳。又覺猛其火，增損之以意度耳。

平旦澡浴薰衣，束向再拜，心存天真靈官諸君，因長跪服，如黍粟復漸小豆，上士七日登仙，下士七十日昇仙，愚民無知，一年乃仙耳。若心至誠竭，齋盛理盡，其旦服如三刀圭，立飛仙矣。但道士恐懼，或慮不精，便敢自服三刀圭耳，即看神丹烈驗。初服三刀圭，皆暫死半日許乃生，如眠覺狀也。既生後，但復服如前粟米之法，知其賢愚之日限也。已死者未三日，以神丹如小豆一粒，發口含服，立活。

先以一銖神丹，投水銀一斤，合火即成黃金，不可服。當急火之，以金打成筒盛丹。丹經以繡囊裹之。先淨潔作苦酒令醞，不醞不可用也。既成清澄，令得一斛。更以器著清凍處，封泥密蓋泥器四面，使通下半寸許，以古秤秤黃金九兩，置苦酒百日，可發以和六一泥之用，名金液也。金在醞中過三七日，皆軟如餌，屈伸隨人，其精液皆入醞中，成神氣也。百日欲出金，先取玲石三兩檣為屑，以絞三斗玲水，徐徐出金，清之一宿，金復如故。初發器中取金，勿手撓之，則金軟碎壞。若無金者，亦可借用。若土釜大則醞多，不限之一斛也。又隨醞多少。或喊損金兩數也。丹砂，雄黃，雌黃，先檣下重絹篩治令和合，且著密器中。又令器上口如火也。又取雲母粉二十斤，檣下細篩，布於地令上見天，以穿中。桑葉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十斤，布著雲母上，酉時以清水三斗，灑桑葉上。既畢，冥出丹砂，露器於桑葉上，發其蓋隱，彰日欲出，還丹砂蓋，內於室中。別以席覆桑葉於地。如此七日，從甲子齋日，如訖辛未日旦，於是黃龍雲母液，盡入丹砂中，天雨屋下為之露丹砂、當每謹視護，或恐蟲物穢犯之。夕夕反側丹砂，令更見天日。訖，又治一萬杵，閉鑠。須甲申日俱內土釜中筒容令平正，勿手抑之令急，急則難飛。

祭受之法，用好清酒一斗八升，千年沈一斤，乃沈香也。水人三頭，雞頭也。皆令如法者。若用之治，取米令淨潔，其米或蒸或煮之，隨意。用三盤，盤用三盃，餘內別盤盛座，左右燒三鑪香火，通共一座，令西北向，主人齋七日或三日。三日訖，施祭，祭在子時。著新潔衣服，三再拜，謹請九天真皇，九老仙都君，九氣丈人，太上真人，虛元丈人真官，太丹玉女，天一君王，中黃夫人。

凡九皇真神，下降某郡鄉里某甲室中，因又三再拜，三叩頭，三自搏。曰：今日吉辰齋志，奉迎太上諸君丈人，乞蒙停住華輦，憩駕須臾。因重上香酒，又三再拜。良久而跪，某以胎生肉人，枯骨子孫，久淪愚俗，積聚罪考，禍咎深重，愆過山嶽。唯乞太上解脫三尸、令百厄除解。今奉屬太上道君，永為

臣民。常思清虛，以正穢身。恩遇因緣，得開玄路。即日受先師張某金液之經，披省妙祭，蕭然反生。乃知天尊靈貴，非世尸所陳，豈某頑朴可得希聞。是不敢輕祕，故祀啟天神至尊，一書委帛，以傳之誓已備，如本法輒抱佩，永年無泄。唯願太上大道諸君丈人，當扶某一身，使享壽延年，所向諧會，早得從心，神藥速辦，柄逃山林。別告祈高上諸皇，以合丹液之英，依傳授之科，敬受師節度。

言畢矣，又九叩頭，九自搏。令徐徐聲纔出，若不能諷誦本呪文，可執卷讀之也。又重上香酒，畢送神，起立稽首，曰：上煩九天真王。又一拜起曰：上煩三天真皇。又一拜起曰：上乘常數十萬，城郭宮室與大秦相似，人形胡而絕潔白，被服禮儀，父慈子孝，法度恭卑，坐不蹲踞，如此天竺不及也。或有奉大道者。中分地亦方二萬里，多寒饒霜雪，種薑不生，仰天竺薑耳。無蠶桑，皆織毛而為紗縠也。犬羊毛有長二三尺者，男女通續用之。

安息，在月支西八千里，國土風俗，盡與月支同，人馬精勇，土方五千里，金玉如石，用為錢。國王死輒更鑄錢，有犬馬，有大爵。其國左有土地，百餘王治，別住，不屬月支也。

優錢，在天竺東南七千里，土地人民舉止，並與天竺同。珍玩所出，奇璋之物，勝諸月支，如此乃知天地廣大，不可意度。此諸國雖遠，當後有表，但人莫知其限崖耳。其大秦、月支欲接崑崙，在日南海行之西南也。最是所聞見大國也。

眾香雜類，各自有原。木之沈浮，出于日南。都梁青靈，出于典遜。雞舌芬蘿，生于杜薄。幽簡茹來，出于無倫。青木天竺，鬱金肘賓，蘇合安息，薰陸大秦，咸自草木，各自所珍，或華或膠，或心或枝。唯夫甲香螺蚌之倫，生於歌營句稚之淵，菱蘿月支，硫黃都昆，白附師漢，光鼻加陳，蘭艾斯調，幽穆優錢，餘各妙氣，無及震檀也。

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上竟

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

長生陰真人撰

金液還丹仙華流，高飛翱翔登天丘。黃赤之物成須臾，當得雌雄紛亂殊。可以騰變致行廚，靈人玉女我為夫。出入無問天同符，其精凝霜善沈浮，汝其震敬必來游。

凡六十三字，本亦古書難了，陰君顯之，作金液還丹之道。其方用大銅筩，開孔廣二寸半，令筩厚四分，高九寸，用二枚。其以一枚為蓋，蓋高五寸也。治熟礬石一斤，鉛丹半斤。夫礬石先以火燒二十日，檣萬杵，又入鐵器中，猛火九日九夜，復萬杵下細篩，調之以淳苦酒，和之如泥，塗銅筩裏，令上

下俱厚四分，是第一塗也。修之法即復，當以雄黃雌黃之精，以醇醞和復，塗兩簞裏，令厚半分，此第二塗也。第三次雪霜也，其上簞蓋，亦如下簞法塗之，內霜雪不滿寸半，已內霜雪中，以上簞蓋之，輒代赭瓦屑，如之以塗其會牢，塗之無令泄，泄則華洵飛去。已復塗之，宜於陰縞潔處，令其大乾，置於蘆葦火馬通火中央，作鐵鑊堅安之簞，令去地高三寸，糠火亦佳也。火前後左右去簞皆三寸，不可不審詳精占之也。如是後至十日，更近左右前後各二寸。如是二十日，復更近火去簞一寸。如是至三十日，左右前後，火乃四面集之，至於簞下，令半簞復如此。至後五十日，名之日黃金。黃金者，此中神藥，可以成黃金也。如是又火二十日，合七十日，藥成名日赤金，所謂赤金者，此中神藥可成赤金也。名曰金液還丹。即欲作黃金，取還丹一銖，置一斤鉛中，即成真金矣。亦可先納鉛於器中，先火為水，乃納刀圭赤藥於其器中，臨而觀之，五色輝華紫雲，亂映蓊鬱，玄黃無定，若仰看景雲之集也，名曰紫金，道之妙矣。其蓋上紫霜，名曰神丹。

服食以龍膏澤及棗膏和之，丸如大豆，平旦以井華水服之，日一丸。七十日，六丁六甲諸神仙玉女，皆來朝之侍左右，前後導引。服百日，恍惚往來無問，出入移時至矣。百五十日，玉女皆謁侍，日一夕為其侍，易形如真玉之色，得變化自在，常見按摩，致諸行廚之寶物也。金主為肌肉，還丹主為血脈，主致神上下無極，出入無問，得與日月神相見。

又旦當漱華池玉漿，使常飽溢。瓊漿口中液也。玉漿主為骨髓筋骨肉，益人精氣上升，不勞不倦，長生久視。龍膏澤者，桑上露也。露著桑葉上，平旦綿拭取之，煮大乾棗、取上清汁合鴛羊髓分等，煎以為棗膏。亦可長服，令人填滿有美色。銅簞亦可大作。向者所作寸數，是其還丹之一劑耳，增損隨宜也。作棗膏法，一劑用三斗大乾棗，六斗水煮之令棗爛，又納三斗水，又煮沸，合用九斗水，絞去滓、清澄之，令得三斗，乃納鴛羊髓六斗投汁中，微火更煎，如飴狀止。無鴛羊髓者，鴛羊膏亦可用。

取雄黃雌黃精法

雄黃雌黃各一斤，細檣治萬杵，一篩得所，用六一泥固土釜，以著其中，上下合之。即取新燒瓦屑，合并和泥釜固濟，無令泄氣。曝令燥坼，又泥之。次以葦薪火，三日三夕燒釜底及左右也。或精華上著如霜雪，即成矣。若簞大，亦可作取釜蓋上精霜雪者用之。

作霜雪法

取曾青、礬石、石硫黃、戎鹽、凝水石、代赭、水銀，分等七物，合治萬杵，不須篩也。以醇醞和之，令浥浥剛淳自適。即置土釜中，封泥皆如泥神丹土釜法。又以代赭，白瓦屑塗固濟，不可令泄也，事事如封前者無異。以葦火

炊其下及左右，四日四夜少猛之，神華霜雪上著，以三歲雄鸚羽掃之，名曰霜雪。可加丹砂雄雌黃三種，並與前分等合為十種也，名曰金華凝霜雪，如此還丹之道畢矣。還丹不先祭作不成，當齋三日，以清酒五斗，白脯一十斤，祠黿神矣。銅箒用蘆葦者，是天馬極當用葦耳。要宜須馬通火也，葦火自難將視。至於燒雄雌黃之精，及燒霜雪，自宜用葦火，不與銅箒火同也。金華凝精霜止可服，使人不死耳。非是霜雪，不中納著銅箒中用也。霜雪所用曾青、戎鹽、凝水石皆貴藥，不可用交代，非真則藥不成也。太清金液神丹，凡五百七十六字，句凡七字。金液凡五百四字，還丹凡六十三字。

鄭君曰：夫仙人飛沈靈驗難論，實非凡庸可得闖閤。自丹經神化者，著在實驗，是故天尊貴人隱祕此道。夫真諦二事不相離，愚人不反迷，故見示之高遠。然達者亦奚不以方寸知之，故見祕其文，為不達者耳，其智豈論耶經。非有求仙之志，固不授也。是以太真夫人猶語馬君云：與安期相隨少久，其術可得而傳。如淺希近求，則房戶閉堅，真人尚寶惜如此，豈是下流所宜豫哉。

陰君善書數通，封付五嶽。若好道之人，能潛身山林，精仰至味，其能久於其道者，神仙自當開發石岌，顯然而示之。自非從彼慕道次第，於是丹經祕要，便永藏峻岫矣。馬、陰二君，何但仙人而已。至於觀察緯度，知國存亡，審運命之盛衰，驗未然之必然，覆生民之大慈，作群方以定物名，始接聖齊光，玄照萬品，可謂朗矣，可謂神矣。

弟子昔聞得道真人傳說，所言往往稱歎。教其實鍊，乃異人同辭，豈可令清真之音墜而不書乎。故書二君神光見世之言，自漢靈以來稱說故事，附于丹經，紀載之焉。諸有道者，可攬以進志也。

弟子葛洪曰：晉太興元年歲在戊寅十月六日，前南海太守鮑說向洪曰：其年八月二十二日，覬游於都，當暫還江，乘馬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，好顏色，相逢於建康蔣山北道，俱行數里。說學道占觀氣候，兼通道術，多能者也。見此人步行徐徐，而實輕速。說乘馬奔走纔及，相追漸遠，意怪在其迅速不凡。

因問曰：君欲何之，行甚疾也。相觀步遲而實速。似有道者行乎。此人乃止，曰：吾所謂仙人陰長生者也。太上見使到赤城。君似有心，故得見我耳。說飽綜道書，自知古有陰君得仙，此必是矣。即下馬向拜，問訊寒溫，未及他有所陳。

陰君曰：此處當復十年，必有交兵大亂，流血膏野。君亦何為於此間，索生活哉。言語移時，良久乃別。告鮑氏曰：君慕道雖久，而精之甚近，而年已耄矣。佳匠勗之，吾相看亦當得度世耳。夫仙法老得道者，尸解為上。上尸解用刀，下尸解用竹木。說請問曰：尸解用刀，刀自傷耶。陰君曰：不如君言。

言刀尸解者，以刀代身為人，緣以著棺中，以飽子孫之情，斷世俗之路也。以太上玄陰生符，書刀刃左右傳之，以神丹為筆，須臾便自成人像，如所書者面目，死於床矣，其真身可於是返去，勿復還家。家人謂之刀為身其人也，一晨哭而葬埋之。其下尸解用竹木，皆神丹筆書符，如書刀法也。

以此符文授鮑氏，所言者訖，徘徊遂失陰君所在。於是仰望山澤之間，但見群鶴數隻，於草中飛起，東南翔去，良久過山入雲，不復見也。

又與鮑論晉盛衰之事，語鮑氏曰：今日甲申之後，乙酉、丙戌之年，二主將逝，賊填其間。逮乎坎方禍亂，殆致顛覆，得甲申萬遺一人。若修式淮泗，先登勝地，據魏陽北海西，上應於斗度，下合乎地氣，從今以去江南為始，可得六十六歲，甲戌之間，祚之終矣。要自艇連爭鬪，至於甲申。若凶脩則促，福禳則延，至於斯息之竭，俱臻此年矣。從今到甲申，正當餘七十六年矣。夫人帝之命矣，子稱兵十世而終。夏之少康，殷之高宗，周之平王，漢之光武，即其效也。皆依天之度，計晉之度，當在十世，猶皆有勝，鬼上言之故也。今有稱鬼訟乎，晉文帝流血連連，訴我天府。若太上理冤者，晉亦當不失世矣。若太上卻鬼推，有所付受之者，即助晉室之命。則當武為始，省文革愍，亦為十世耳。今晉事在天曹，與昔趙簡子時事相似也。鬼訟晉文帝，今尚未已。

昔日趙簡子，夢隱公獻公，簡子隨二公而行，乃到天帝所。二公於天帝前更相訟，而簡子與二公爭不勝，天帝即以簡子付與二公，隱公持簡子之頭，獻公弘劍刑之，簡子頭斷於地，簡子即自取其頭而復不正。時有岑陽巫在天帝邊，見簡子自復其頭不正，巫即助之正。

簡子得此夢，心中不樂，出遊於道，見一人牽一白狗行，正與簡子相逢。此人避之道下柴棘中，狗繩繞棘，巫還解狗繩，而棘又著狗頭不得去，還顧簡子。簡子見而識之，其衣服面形，如昨所夢人在天帝邊者。因而問之曰：吾如有識子處，吾於何地相見乎。此人曰：吾岑陽巫，我昨在天帝所，見二公訟大王，大王與二公爭不勝，帝以大王付與二公，隱公持頭，獻公引之，大王頭斷於地，王自取其頭復之，復之不正，我即為大王正之。適昨相見，而今日便見忘乎。

簡子曰：有之。於事今如何，我故可為不。巫曰：不可為也。大王命已斷於上，不可復為也。簡子曰：君昨見助復我頭。故當有可以助我者耶。今邂逅相遇，亦是我有可延之幸，願君濟度之。

巫且嘯良久，曰：然。今視天下背叛周天子者，齊為甚，天帝責齊亦甚矣。大王可表天子，請兵伐齊，天帝必喜，必延大王命，可得二十五年，今唯有此，可以延命爾。

簡子得此語喜，便還表天子，請兵伐齊。天子既聽，以兵與趙伐齊，簡子出以天子命，命請諸侯同出兵，會於河而祭於河神。簡子長跪，兩手自搏，祝曰：今天命某伐逆誅有罪，而得志於齊，簡子詣趙，奉事河神。伐果破齊，齊復奉禮天子，遂得延壽二十五年。所謂以功德續絕，正如此比也。

是陰君所言，了了如此。其後太寧二年歲在甲申，果有大將軍王敦之變。到三年乙酉二月二十四日，元帝崩。四年丙戌，明帝崩。咸和三年，蘇峻領群賊十萬，北登蔣山。是陰君所行處，皆為賊營。計足十年矣。

鮑氏以洪希仰道味，慎密言語，而見向受此之言，旨令共識，使勿宣也。自其子弟他餘，皆無其知者。亦自祕惜，而結舌矣。

陰君語鮑氏曰：君為時所信，亦可令今主知世運之意，並使據屯地，可得全保，雖傷而未敗也。此亦復是君臣之功益也。當自作。君懷占候災祥而知之，勿言見我共論之矣。又當美德讚時，使事微而顯令，理隱而較略，不可方直無忌，益人禍罪也。

是歲鮑氏乃表元帝，陳國祚始終之要，厭禳預防之勢。其表言語牽引稱說星緯，及古今之意，皆出於陰君所言。但其問機會增長，年世倍曠者，此自是鮑氏所潤美，非陰君之本實也。表有別事，元帝祕之，然亦自知其年世殊闊，嫌鮑言之過多。曾竊以此表，問王司徒導。司徒云：此當是百而為千耳。君常惡近而樂遠，諱短而美長，至於臣子之言，雖無隱佞，亦復不宜直衝胸心也。譬若藥以愈病，皆先分服以救患。若頓一劑，以盡倉卒者，耳不能堪驗，勢無不傷其疾苦矣。元帝默然。洪曾一過見鮑氏表而不暇。得寫其言，甚有徵據。唯察微者，當能悟其趣韻之深淺耳。頃來更內外鷹細，尋求此書遂不得，亦由賊亂宮室，焚燒零失之耶。洪所欲重見此表者，非求其趣，欲知太平存亡之期矣，意貴陰君之遺言耳。陰君去世已久，中復見身於鮑氏。其辭旨微妙，玄識通鏡，故復述焉。

後鮑氏死，權葬著石子岡。經賊抄有發塚者，唯見一口夫刀在棺中，而不見衣服骸骨所在。賊又聞塚左右有人馬之聲，恐怖而走去，遂不敢取刀者。其後家人更改葬，但葬其大刀耳。如此鮑氏必得陰君刀尸解之法也。將有求道，索其道經也。

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竟

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

抱朴子序述

葛洪曰：洪曾見人撰南方之異同，記外域之奇生。雖粗該近實，而所履蓋淺，甚不足甄四遐之妖逸，銘殊方於內目哉。洪既因而敷之，使流分有測，徹其廣視，書其名域，令南北審定，東西不惑。然混沌既分，兩儀剖判，天之所

覆，地之所載，四海之內，八荒之外，蕩蕩乎其遠，不可得而究。陰陽所陶，日月所照，青生素質，蚊行蠕動，漫漫乎其眾，不可得而詳也。昔禹治洪水十有三年，跨歷九州，徵召荒要，然後辨方，考記異同。蓋其足之所踐，目之所睹者耳。然而玄黃所函，六合所包，猶未能得其百之一也。又《鄒陽書》曰：今之九州，非天下之州，所謂九之一耳。四極之中，復有其八。世之學者，蓋以為虛。

余少欲學道，志遊遐外。昔以少暇，因旅南行。初謂觀交嶺而已。有緣之便，遂到扶南。扶南者，地方千餘里，眾以億計，包山帶海，邈乎其畿。意亦以為南極之國，齊此而已。至於中夏之月，凱風時動，又有自南而來者，至若川流。問其地土，考其國俗。乃云自天竺、月支以來，名邦大國，若扶南者，十有幾焉。且自大奈拂林地，各方三萬里。其間細國往往而處者，不可稱數也。名字處所既有本末，且觀士女信各不同，乃知夫乾壤之間廣矣。雖在聖賢遊心遠覽，猶不能究，瓦乎俗儒而不有疑。至於鄒子所云，阪而非實。但余所聞，自彼諸國已什九州，其餘所傳聞而未詳者，豈可復量。浩汗蕩漫，孰識其極，乃限其數，云有八哉。但古聖人以中國神州，以九州配八卦。上當辰極，下正地心，故九州在此耳。其餘雖廣，非此列云。及其山奇海異，怪類殊種，珍寶麗物，卓譎瑰璋，盈耳溢目，驚心愕意，既見而未聞者，詭哉不常，難可詳而載也。此皆奢侈之外玩，非養生之所求矣。

奚自扶南、頓遜，逮于林邑、杜薄、無倫五國之中，朱砂、琉黃、曾青、石精之所出，諸導仙服食之藥，長生所保之石實，無求不有，不能復縷，其slj名也。稱丹砂如東僊之瓦石，履流丹若甄陶之灰壤，觸地比目，不可稱量。而此五國，不見服用之方，莫知長延之道，貴無用以填宇內，遺靈石而不鈔。競彫玩之貨，賤流丹之藥，鍊餌不加，真質長億耳，混雜無親，妙物不顯矣。昔經眼校，實已分明也。• 余今年已及西，雖復咀嚼草木，要須丹液之功，而荏苒止足。顧死將切近，小縣之爵，豈貪榮耶。洪所以不辭者，欲結以民力，求其通路耳。將欲盤桓於丹砂之郊，而修於潛藏之事。此之宿情祿願俱集，永辭墳橋，吾其去矣。

夫學道志生，類多貧士。富者鼎食自逸，心惑聲色，方屈節抑欲，遣情割樂。，追師勞辱，志安辛苦，千無一也。且欲脩神仙者，則非丹不升。家于揚州，貧來逐我，國貴八石，求之無方，不義而索，既非所聞，賃力期之。又體先羸弱，苟是不堪，則計關於心，縱其得州，永不備具。是以道常駙貧，富常追貴也。且世難未靜，寒熱纏心，不期運鍾天降，禍亂方興，顧胛四體，常慮刃及，戰惕不勝，亦何暇索藥，以養性命哉。，今雖抱此丹經，而無所措心。譬若獻龍淵於屠肆，佩明珠於犬馬者也。徒貴其質，而不知所以安其用，不亦

悲哉。令將為弟子陳其旨實，其並聽之焉。

夫人大渴者，長願臨長河。大飢者，思託農圃。欲學道者，何不抱靈方遊其地，則何憂丹石之匱乏也。意力之不集耶，奚為止足于貴競之士，安身於紛爭之邦，共其枯竭哉。夫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矣。固宜遠人事而避閭閻，絕囂擾而步丹丘。琴瑟奏于馬屬，安識其官商乎。彼不貴用丹之術，則不貴我所為之事。是以我得安其所營，而心無休惕，獨貴所味，而無鑽仰，豈不盡理於內，而如愚于外哉。

且南遐大境，名山相連，下洞潛霍，高齊青雲，火州鬱勃，香陣芳芬，豈唯楊楚之郊，專有福地耶。但南徼是四海之外，先賢作名山記者，記其域內，不書其外。又丹經所言，既成而服，有昇天之驗，如仙人所傳八遐，將一家庭宇耳。但此五國，皆是人跋之所逮，奚足為渺渺哉。是以不嫌其遐，而欲之其邦，不辭其遼，而必到其鄉。若天命不延，合服無成，擬之以分，分之矣修靈法。守而得理，使飛霜偉煥，玄雲四起，亦供勤矣，天濟之也。

夫生無貴賤，各當一死。洪消遣三尸，守精存氣，拘魂養神，鑽求靈味，求生不得，亦下聊不失一死也。譬眾人尋綸弋鉤，廣津投餌求魚，誰知其先。有如千犬逐兔，獲者有人。是以期命之終，雖帝者所不能諱。今壹以分，准得失所期，灰身長衢，甘之如薺。正以抱道信誠，丹心內定，雖使蘇、張更出，陳、酈復生，見喻以機，運之會，敦說以榮華為先，妙辭豐藻，蔚言連篇。洪將勃然作色，村于二子之肩，未復哂爾而笑，必折以一言。乃心磐石，非爾可轉，志堅金剛，非爾可斷，要言盡矣。

夫有情志如是庶幾，萬靈或愍洪若斯之志，脫得啟於蟬蛻之變者。復百餘年之後，將比顧以省，墳梓迴顏，以示不信。但恐爾時不信者已成灰泥，無復與陳昔所歸耳。此言亦可笑矣，未必可笑也。今撰生丹之國，紀識外邦，並申愚心，附於金液之後。常藏寶祕，則洪辭永全。是以狐狸穴王城不討，野鼠附社牆莫掘，如蚊蟲寄鴻鷺以翔玄嶽。今以羸文結託真書，求自存錄者也。諸弟子可以廣視聽也。荀莞之言，廊廟亦擇。狂人之志，時有所合。軍帥可奪，匹夫叵違。再拜朱門，與爾長辭。背放松墳中，心藏之俗人。

人既不能解於洪，洪亦復不能解於人。之面牆而不自知，魚鼈之餘，豈不哀哉。人視我如狂，洪陌彼如蟲。期度之運，安所告乎。

將來君子各搜德業，不以管穴別意，有所導引也。行邁靡靡，汎舟洪川，發自象林，迎箕背辰，乘風因流，電邁星奔，宵明莫停，積日倍旬，乃及扶南，有王有君，厥國悠悠，萬里為垠，北欽林邑，南函典遜，左牽杜薄，右接無倫，民物無數，其會如雲，忽爾尚罔，界此無前，謂已天際，丹穴之問，逮于仲夏，月紀之賓，凱風北邁，南旅來臻，怪問無由，各有鄉鄰。我謂南極

，攸號朔邊，乃說邦國厥數，無原、句稚、歌營、林揚、加陳、師漢、扈犁、斯調、大秦、古奴、察牢、棄波、脣賓，天竺、月支、安息、優錢，大方累萬，小規數千，過此以往，莫識其根。

象林，今日南縣也。昔馬援為漢開南境，立象林縣，過日南四五百里，立兩銅柱，為漢南界。後漢衰微，外夷內侵，沒取象林國銅柱，所在海邊，在林邑南，可三百里，今則別為西圖國，國至多丹砂如土。出日南壽靈浦，由海正南行，故背辰星，而向箕星也。晝夜不住十餘日，乃到扶南。

扶南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。自立為王，諸屬國皆君。長王號炮到大國，次王者號為鄱歎小國，君長及王之左右大臣，皆號為崑崙也。扶南地多朱砂珍石，從扶南北至林邑三千里，其地豐饒，多朱丹、硫黃，典遜在扶南南四去五千里，本別為國。扶南先王范曇有勇略討服之，今屬扶南，其地土出鐵。其南又有都昆、比嵩、句稚諸國，范曇時皆跨討服，故曰名函典遜。典遜去日南二萬里，扶南去林邑似不過三千七八百里也。何以知之，舶船發壽靈浦口，調風晝夜不解帆十五日，乃到典遜。一日一夕，帆行二千里。

問曰：今長江舟船高牆廣帆，因流順風而下，日才行三百里耳。吾子今陳海行，晝夜三千里，豈不虛哉。答曰：余昔數曾問之舶船，高張四帆，斯作云當得行之日，試投物于水，俯仰一息之頃，以過百步，推之而論，疾于逐鹿，其于走馬，馬有千里，以此知之，故由千里左右也。其國出丹砂、曾青、硫黃、紫白石英。

杜薄閣婆，國名也。在扶南東漲海中洲，從扶南船行直截海度，可數十日乃到。其土人民眾多，稻田耕種，女子織作白疊花布，男女白色，皆著衣服，土地饒，金及錫鐵丹砂如土，以金為錢貨，出五色鸚鵡、豕鹿，豢水牛，大羊、雞鴨，無犀象及虎豹，男女溫謹，風俗似廣州人也。

無倫國，在扶南西二千餘里，有大，左右種桃榔及諸華果，白月行其，陰涼蔽熱，十餘里一亭，亭皆有井，食菱飯、蒲桃酒，木實如膠，若飲時以水沃之，其酒甘美，其地人多考壽，或有得二百年者。

句稚國，去典遜八百里，有江，日西南向，東北入，正東北行，大崎頭出服海中，水淺而多慈石，外徼人乘舶船皆鐵葉，至此崎頭，閼慈石不得過，皆止句稚，貨易而還也。

歌營國，在句稚南，可一月行乃到其國。又灣中有大山林迄海邊，名曰蒲羅。中有殊民，尾長六寸，而好啖人。論體處類人獸之間，言純為人則有尾且啖人，言純為獸則載頭而倚行，尾同於獸而行同于人。由形言之，則在人獸之間，末黑如漆，齒正白銀，眼正赤，男女裸形無衣服，父子兄弟姊妹露身對面伺臥，此是歌營國夷人耳，別自有佳人也。

林楊，在扶南西二千餘里，男女白易，多仁和，皆奉道，用金銀為錢，多丹砂、硫黃、曾青、空青、紫石英，好用絳絹白珠，處地所服也。

加陳國，在歌營西南海邊，國海水服淺，有諸國梁人常伺行人，劫掠財物，賈人當須輩旅乃敢行。

師漢國，在句稚西南，從句稚去船行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國，國稱王，皆奉大道，清潔脩法度，漢家威儀，是以名之曰師漢國。上有神仙人，及出明月珠，但行仁善，不忍殺生，土地平博，民萬餘家，多金玉硫黃之物。

扈犁國，古奴斯調西南，入大灣中七八百里，有大江源，出崑崙西北，流東南，注大海，自江口西行，距大秦國萬餘里，乘大舶載五六百人，張七帆時風一月，乃到大秦國。大道以中斯調國，海中洲名也。在歌營國東南，可三千里。其上有國王居民，專奉大道，似中國人言語，風俗亦然。治城郭市里街巷，土地沃美，人士濟濟，多出珍奇，金銀、白珠、瑠璃、水精及馬珂。又有火珠，大如鵝鴨子，視之如冰，著手中洞洞，如月光照人掌，夜視亦然。以火珠白日向日，以布艾屬之承其下，須臾見光火從珠中直下，灑灑如屋霑下物，勃然姻發火乃然，猶陽燧之取火也。其向陰有水出者，名曰夜光珠。如陰合之，取水至於火珠、夜光，俱如一但，以其精所得水火而異其名耳。斯調洲土東南望夜視，常見有火光照天，如作大冶，冥夜望其火光之照也，云是炎洲所在也。有火山，冬夏有火光。

隱章國，去斯調當三四萬里，希有至其處者。數十年中炎洲人，時乘船舶往斯調耳。一百火珠是此國之所賣有也，故斯調人買得之耳。又有丘陵水田、魚肉果稼、集梁豆芋等。又有麻廚木，其木如松，煮其皮葉，取汁以作餌。煎而食之，其味甜香絕美，食之如飴，又使人養氣，殆食物也。

大秦國，在古奴斯調西，可四萬餘里，地方三萬里，最大國也。人士偉燦，角巾塞路，風俗如長安人。此國是大道之所出，談虛說妙，脣理絕殊，非中國諸人輩，作一云妄語也。道士比肩，有上古之風，不畜奴婢，雖天王王婦猶躬耕籍田，親自拘桑織經，以道使人，人以義觀，不用刑辟刀刃戮罰，人民溫睦，皆多壽考，水土清凍，不寒不熱。士庶推讓，國無凶人，斯道氣所陶，君子之奧丘，顯罪福之科教，令萬品奉其化也，始於大秦。國人宗道以示八遐矣，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。從海濟入大江七千餘里，乃到其國。天下珍寶所出，家居皆以珊瑚為稅櫺，瑠璃為牆壁，水精為階紀。昔中國人往扶南，復從扶南乘船，船入海，欲至古奴國，而風轉不得達，乃他去。晝夜帆行不得息，經六十日乃到岸邊，不知何處也。上岸索人而問之，云是大秦國。此商人本非所往處，甚驚恐，恐見執害，乃詐技南王使諧大秦王。王見之大驚曰：爾海邊極遠，故復有人，子何國人乎來。何為扶南使者。答曰：臣北海際扶南王使臣

，來朝王庭闕，北面奉首矣。又聞王國有奇貨珍寶，并欲請乞玄黃，以光鄙邑也。大秦王曰：子是周國之邊民耶，乃冒洪海二十萬里朝王庭，良辛苦也。向見子至，恐觀化我方，察風俗之厚薄，睹人事之流味耳。豈悟遠貪難得之貨，開爭競之門戶哉。招玄黃以病耳目，長姦盜以益勤苦耶。何乃輕性命於洪，篋一身於大海乎。若夫周立政，但以輕貴為馳騁者，豈不賤也，豈不弊哉。吾遙睹其化，亂兆已表於六合，姦政已彰於八外矣。然故來請，乞復宜賜以往反。乃付紫金夜光，五色玄珠，珊瑚神璧，白和朴英，交頸神玉瓊虎，金剛諸神珍物，以與使者，發遣便去。語之曰：我國固貴尚道德，而慢賤此物，重仁義而惡貪賊，愛貞賢而棄淫佚，尊神仙以求靈和，敬清虛以保四氣，陌此輩物斑駁玄黃，如飛鴻之視蟲婦。子後復以此貨物來往者，將競吾淳國，傷民耳目，姦爭生於其治，風流由此而弊，當勸關吏，不令子得進也。言為心盟戒之，使者無言而退也。還四年，乃到扶南。使者先以船中所有綵絹千匹，奉獻大王。王笑曰：夷狄綵絹，耳何六猥薄。物薄則人弊，諒不虛耳。非我國之所用，即還不取。因示使者玉帛之妙，八采之綺，流飛蒼錦，玉縷結成之帛，金間孔文之碧，白則如雪，赤則如霞，青過翠羽，黑似飛鳥，光精耀輝，五色紛敷，幅廣四尺，無有好廳。而忽見使者凡弊之躬，北地之帛，真可笑也。自云大秦國無所不有，皆好，中國物永無相比方理矣。至於寵炊，皆然薰陸木為焦，香芳鬱積，國無穢臭，實盛國者也。使既歸具說本末，如此自是以來，無敢往復至大秦者，商旅共相傳如此，遂永絕也。洪謂唯當躬行仁義，守操澹泊，耽虛味道，內情無欲者，推此而遊，夫大秦國必或得意耶。如其不爾，以交易相尋求者，實無理也。又大秦人白易、長大出一丈者，形儀嚴整，舉以禮度，止則澄靜，言氣浚雲，交遊蔚挺。而忽見商旅之夫，言無異音，不知經綸進趣，唯貪貨賄，大秦王是益賤之。盡言周國之人，皆當然也。昔老君以周衰將入化大秦，故號扶南，使者為周人矣。周時四海彌服，扶南皆賓，所以越裳人抱白雉而獻象牙於周也。今四夷皆呼中國作漢人，呼作晉人者，大秦去中國遼遠，莫相往來，唯當是老君曾為周史，既入大秦，必稱周國爾，乃號曰周人，不知周國已經百代也矣。

古奴斯調國，去歌營可萬許里，土地人民有萬餘家，皆多白哲易長大。民皆乘四輪車，車駕二馬或四馬，四會所集也。舶船常有百餘艘，市會萬餘人，晝夜作市，船行皆嬌號鳴鼓吹角，人民衣服如中國無異，土地有金玉如瓦石，此國亦奉大道焉。

察牢國，在安息、大秦中間，大國也。去天竺五千餘里，人民勇健，舉一國人自稱王種，國無常王，國人常選耆老有德望者立為王。三年一更，舉國尊之。土地所出，與天竺同，尤多珍物，不可名字。察牢國人自慕其地土，生不

出國遠行，人民安樂。國無刑殺，唯修仁義福德為業，甚雍雍然也。

葉波國，去天竺三千里，人民土地有無，與天竺同。

虜賓國，在月支西北，大國也。土地平博，人民溫和，有苜蓿草木、雜奇木、檀梓竹漆、鬱金香，種五穀蒲萄諸果，治國園地多下濕，必種稻，人民多巧，彫文刻鏤織衛之繡，好玲飲酒食，有獼猴、孔雀、珠璣、琥珀、瑁璃，水精，其畜與中國同也。苜蓿草木，神珍物也。云形如芋，人病盲兩目空盡，云絞其根汁而服，火煮其莖葉為煎，傳空爛中，則七八日許乃更生珠瞳，而都愈矣。古人相傳有一人病眼，卒被時主國王所召，當往到命，不展服藥，神師令借其婦一目用之，乃聽師言。師以刀刻婦目，借行經宿，乃反以還之。師初取目時，乃擣草根汁服并漬目，乃刻之，刻之不痛。著己眶中，亦用此汁和之，便立為其一體，上用以鑒照萬物也。當還時人又用此汁，即復如初。此天縱靈草，神妙不可得而言也。故名曰苜蓿草，由借目經宿也。余年少時，曾聞此語，虛妄不信之定。至南徼，問人士，有識者乃云：苜蓿草生在討賓國別一山上，百餘年一生，生如中國菖蒲華，難得也。非精進弗可見也。此山今名苜蓿山，山有眾泉水青色，廚賓國人老少有病目者，輒相檐輿，詣此山泉澡灑之，無不愈也。水猶能差疾病之目，況百年一生神草，不以愈於空爛乎。如古來相傳，驗其山川，當有髻鬚也。外地人有石彥章者，久居扶南，數往來外國。云曾至脣賓，見苜蓿山，不能高大也。山不生他，唯雜奇木形如拓。伐其木，經十餘年，破用作几橙車座屋宇，雜碎他物，後分別埋著土中，皆事事便生，如栽楊柳狀，名曰雜奇木。云還埋苜蓿山下土中，他地不生矣。洪按…此山必是長生之丘阜也。何以言之，其草出用令爛目反明而成光，伐木則猶百年而後植，乃將山石之神，能續人之精。泉流所育，使乃朽木復生，諒可處身以養形骸，以隨山氣，以享無傾，豈彼國之久未之悟耶。

月支，在天竺北，可七千里，馳馬珍物如天竺。土地高凍，皆乘四輪車駕，四五或六七輓之，在車無小，大車有容二十人。有國王稱天子，都邑人乘常數十萬，城郭宮室與大秦相似，人形胡而絕潔白，被服禮儀，父慈子孝，法度恭卑，坐不蹲踞，如此天竺不及也。或有奉大道者。中分地亦方二萬里，多寒饒霜雪，種薑不生，仰天竺薑耳。無蠶桑，皆織毛而為紗縠也。犬羊毛有長二三尺者，男女通續用之。

安息，在月支西八千里，國土風俗，盡與月支同，人馬精勇，土方五千里，金玉如石，用為錢。國王死輒更鑄錢，有犬馬，有大爵。其國左有土地，百餘王治，別住，不屬月支也。

優錢，在天竺東南七千里，土地人民舉止，並與天竺同。珍玩所出，奇瑋之物，勝諸月支，如此乃知天地廣大，不可意度。此諸國雖遠，當後有表，但

人莫知其限崖耳。其大秦、月支欲接崑崙，在日南海行之西南也。最是所聞見大國也。

眾香雜類，各自有原。木之沈浮，出于日南。都梁青靈，出于典遜。雞舌芬蘿，生于杜薄。幽簡茹來，出于無倫。青木天竺，鬱金肘實，蘇合安息，薰陸大秦，咸自草木，各自所珍，或華或膠，或心或枝。唯夫甲香螺蚌之倫，生於歌營句稚之淵，萎蘿月支，硫黃都昆，白附師漢，光鼻加陳，蘭艾斯調，幽穆優錢，餘各妙氣，無及震檀也。

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竟